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守成

漢惠帝時曹參為相國子窋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

所諫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神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哀帝即位初多改成帝之政更易大臣策免何武歸汎

鄉侯國大司空師丹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

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
不違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
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
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長久矣
東漢光武時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
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乃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
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

之臣令顧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留十餘日乃還
唐貞觀間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
内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内
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
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備具
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

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帝又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髙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髙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髙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致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

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勲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

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王皆年踰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懐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尅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傜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

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
太宗又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遽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太宗又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子孫多亂何也
司空房玄齡曰此爲幼主生長深宫少居富貴未甞識
人間情僞理國安危所以爲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于
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廕
遂處大官德義不脩奢縱是好主旣幼弱臣又不才顛
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録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
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過與朕發此
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宋太宗時翰林承旨蘇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
密聞之因晩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
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
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
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過被聖恩驅
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要使静而不擾安而不危内恵
中國外綏四方日隆廣問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

天下慶幸陛下聰明可謂知要矣如君臣同德共行此道數年之間必復見仁宗至治之時比觀朝廷之事似未副聖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豈大臣不能將明德美究宣睿澤以廣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歟或者聖意稍怠奸人伺隙得進邪說以眩亂聰明歟臣早蒙知遇擢在言路納忠補報難同衆人不忍不為陛下一言也願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蓋自

古人主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唯恐未能行見一不善惟恐不能去潛心於萬事幽微之無形用意於衆人思慮之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終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為易也亦既治矣而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矣而怠於求謂善言盡矣而猒於聽謂事之微者為不足慮謂患之隱者為不足防奸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

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又既濟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既濟而猶思禍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年於今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刑罰清平賦斂均節奸究已消兵革略戢歲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治之漸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宫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怠無宫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佛老之

戚無用武之敵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别讒邪裁抑僥倖聽斷之間事理常盡照臨之下物無徇情此堯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未成之治為已大治以小康之俗為可久安苞桑之慮日懈於心朽索之畏不及於前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怠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面陳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愚審思而力行之臣屢蒙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書

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願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上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歴詆近歳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悦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縦之才

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僱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
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賦匱竭於是脩塩
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
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
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寛
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草號
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説及章獻明肅太

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絶世不言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起濮廟群議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補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切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

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歳不用之人懐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名還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乾清坤夷王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鼔舞懽呼恭惟陛下仁孝慈儉粹然天成聖神之姿人久屬望加以温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首與收名臣誠不自揆願效涓塵之微竊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延登真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

幸天下後世而元祐之際輙見詆譏紹聖以来又皆稱頌夫事無當否一切紛更國有常刑固在不赦然理有損益不無賡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爾雅曰賡揚續也夫續前人不必因前所為利則賡之善者揚焉是為善續詩書所稱後世詠嘆不息是也若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已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以来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賡之之過也伏願陛下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有賡有揚以續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為

貴大中之期實在今日伏惟聖神采擇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有為則艱難無為
則逸樂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繼堯故也太祖
太宗以艱難創業神考以艱難革弊皆不可以無為故
大有為然而神考晚年事功已就漸欲無為與民休息
況繼述裕陵之事而可以有為乎臣謂陛下之繼神考
猶舜之繼堯當無為而已然恐生事之臣或以為非則
前代有曹參之問我家有真祖之言取而用之在陛下

耳漢之曹參問惠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之言是也真宗有言曰二聖功業英睿朕安敢上擬蓋以太祖太宗為不可及也臣謂推遜其先以謙為孝可以立本可以趨時故曰取而用之在陛下耳

欽宗靖康元年晁説之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脩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徼恭惟太祖皇帝受天

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夐出百王之上宜
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倘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
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帝
之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同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
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
恐少失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
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
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

儀國家之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
春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
四夷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
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守真宗之清
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
高宗時洪遵進故事曰唐書魏徵謂唐太宗曰昔齊桓
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
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

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臣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方其多難兢兢業業朝思夕維如朽索之馭六馬如抱火之厝積薪慎之重之安危存亡之念一日不敢忘於心故雖艱難多事之時而治功可指日以幾無難之世上恬下熙賢不肖並進治功日隳雖以盛大之業乆安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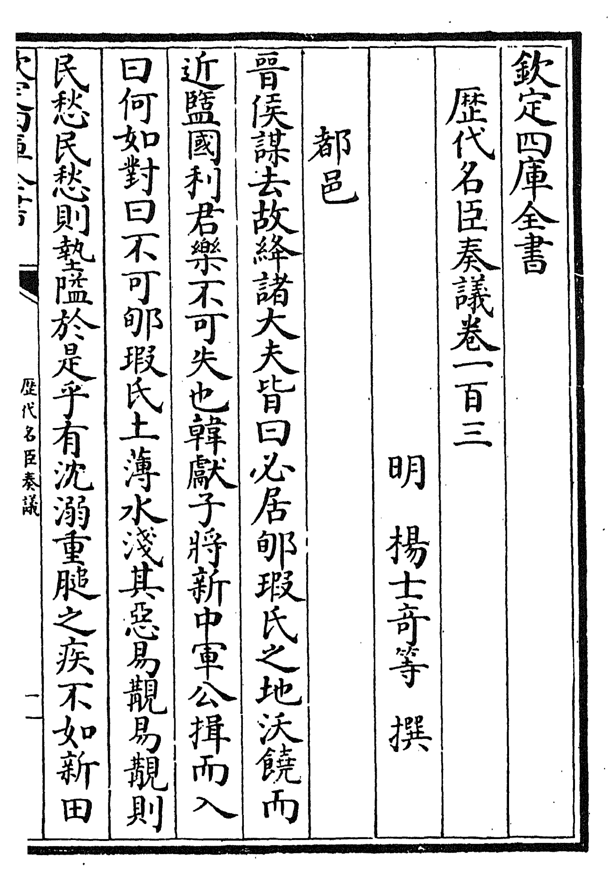
其危且亂蓋不旋踵致也唐太宗更百戰以得天下而持盈守成之念未嘗少弛魏徵猶且慮其不終一話一言形之諷諫及其歎高昌之亡徵至援鮑叔牙之言以對太宗為之卻顧有不敢忘布衣之語明良契合如此故二十三年間功業烜赫外戶不閉幾致措刑視貞觀之初曾不少貶向使太宗功成治定之後拂亂其所為臣恐捄亡之不暇安能垂祀三百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者哉彼梁武帝忘襄陽之危而有

臺城之辱唐莊宗忘河上之戰而有同光之禍二君豈不躬冒矢石以取天下哉而其終如此嗚呼何足以語太宗之盛耶

元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曰秦漢以來上下二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

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感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都邑

晉侯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説從之遷於新田

漢高帝五年劉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劉敬脱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劉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劉敬劉敬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

然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

為不倖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晉簡文帝時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王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

神州絶綱土崩之舋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曽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永嘉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刋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

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令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令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跛於空荒之地提挈

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

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

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徳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徳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説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

上達退受刑誅雖没泉壤尸且不朽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尚書吏部郎沈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好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邉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説容虧化本上不從

梁元帝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黄羅漢

宗懔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上令朝臣議之朱買臣上言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

後魏孝文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帝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任城王澄

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帝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鋭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

階遂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帝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

常之人所知惟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
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
書左僕射
隋文帝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
人定議散騎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
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
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
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

愕然謂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創新都於龍首山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諫靈駕入京書曰臣聞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

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

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

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

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

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

之跡将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将復在於今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輝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将還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

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廹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

之首尾令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洊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死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瘵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

匠必資徒役令欲率疲獘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饑一作艱苦倘不堪其弊必有逋逃子来之頌其將何詞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一作審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獘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宙歷觀遂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

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著
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
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
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欲將示聖人之無外也
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
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
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
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

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曽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寳以聖明之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寳徇曽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

平章宰輔使一作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

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

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

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

不一作不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

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

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

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實斯為大矣

令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偷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陜州之郊東犯武穴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

委輅于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代宗時郭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説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大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

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
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
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
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
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
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
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
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

如墟豺狼羣嘷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阸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鬬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羅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

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淩烟閣

昭宗乾寧初朱朴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宫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

制湯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泰咫尺而有上洛為

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宋仁宗時陜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上論修建北京狀曰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曽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

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脩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敵騎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辨倉卒之間敵騎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敵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

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阨之地儻乗輿安然到彼而敵騎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乗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敵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烽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

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敵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方天下不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陜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

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乗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邉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邉壘已堅

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亡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

體也若以脩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間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賛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脩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陜之形勝又河陽據

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顧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宋庠論封畿上奏曰謹按周制王者都畿千里千里之地謂之㝢内井田百萬是之自出兵強地正以制諸侯漢都關中亦分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又取河南河内河東弘農四郡合三輔之劇遣司隷校尉以督之雖地非幅員侈於周制若其包山河之固冠郡國之首置使

持節不與部刺史為等亦王畿之意也魏晉而下始以司隷之治為司州南北分爭名實始替然江左建國常以宰相帶揚州刺史朝廷根本此焉是賴至唐有天下復都長安乃因關河形便分州郡為十道而關內一道全是王畿雖無司隷之名猶以華同岐三州為上輔河南為東都而京畿都畿並置觀察使此皆强幹據極統御庶邦國家因循五代即都於汴地非京邑之舊州無輔畿之實自祖宗以聖武神略剗平僣偽萬方臣妾會

於京師雖城闕雄尊閭里繁衍而諸縣之外便屬他州州雖密邇即為別路畿内十六縣纔置提點官二員人瑣位卑降於漕運之局寧所謂尊甸服重王官者哉臣欲望畧依周漢舊章以三京所環之州畫為畿内曹濮單陳蔡鄭滑等八州輔開封為中畿以孟汝二州輔河南為西畿以宿亳二州輔應天為東畿併三畿之州升曰近輔通置畿内觀察使一人以統之取臺省給舍為出入之資凡輔州並乞正除刺史取待制官以下正郎

以上為出入之資俸秩班品異於列郡除去今日虛名之獘且示聖朝正官之漸然後舉畿內之籍均其租稅輕其繇役踵漢故事徙天下豪族內實三畿之州四面設關梁譏出入以嚴王制應禁兵營府分據寰內如此則海內震服而王室安矣

高宗時趙元鎮論西幸事宜狀曰臣昨奉聖訓條具目今事宜除已奏聞外臣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無陵侮之憂故也今强敵南

侵視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縣凡都
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踐其視東晉萬萬不侔矣雖欲立
國於此其可得乎況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宅
中之計惟關中與區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時已有遷都
之議陛下必欲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令關中半失之
矣欲經營關中當自蜀中始欲幸蜀中當自荆南始雖
然漢中鄰長安而興利鄰秦鳳太平之久負販往来山
谷險絶皆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徑趨興元全無阻遏自

興元趨劍門更無棧道而劍門兩間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則蜀中所恃之險尚須措置使絶不通行然後可保張浚之行專委名集西兵未聞營度守蜀也今岳鄂路通可擇使臣三兩人賫詔付浚及選除利州夔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為守蜀之備俟浚回報然後決意西行且駐荆南徐圖所向為今日計無踰於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之論匹夫之謀一身商賈之謀一家亦不可繆悠然轉徙終無所守

況欲立國為久遠之業去歲四月初陛下發臨安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為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委杜充節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後欲守江以民丁為兵以王羲叔為使臣嘗上言民不足恃羲叔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始議廵幸不敢為戰守之策艱關水陸棲泊會稽及洪州失守復幸平江為決戰之議已而興國有警進不能前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儻

林之平所遣海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每思及此為之寒心故臣謂廵幸之宜顧以今歲為戒也今秋既不可再登海舡則捨上流荆襄之行無術矣臣區區愚陋不足仰承睿訓惟陛下決擇

元鎮又奏曰臣已具愚見仰瀆聖聰尚慮所言未究所藴重為陛下陳之且車駕駐蹕所在天下之根本也外設藩籬之固中嚴堂陛之居然後從中制外運動得宜譬之人身有腹心有手足不可易置也今捨二浙澤國

險阻之區而都建康顯敞衝要四達交爭之地脩飭宮
城移置官府悉庫藏金帛隨之不鑒維揚倉卒之禍而
為久遠安居之計實臣所未諭也若謂建康古帝王之
宅得形勢之利然自堯舜三代秦晉而下建都不一各
便其所宜而未嘗相因不聞後王之興必居前王之地
也若謂北臨淮甸足以係中原之心便於進取之勢然
移蹕已復半年矣進取之計果如何中原之人歸者幾
何嚮虜而起者又幾何若謂易於號令然前此兩經捍

敵車駕進臨鼓作士氣諸將奮厲承命即前僞朝廷威
令不行駕馭無術雖在營壘中無益也不考利害之實
不度時措之宜探書生之高談按史冊之故事而先自
致於顛危之地乃曰欲圖恢復臣竊以為不可雖然臣
知定都建康未為得策而陛下苟因臣說遽議回鑾臣
亦以謂不可也自朝廷南渡中外臣民莫不以恢復之
說獻於陛下臣自郎官歷臺諫至践宰輔前後進討於
陛下亦以此為先陛下篤於孝悌固亦未嘗不在是也

然而臣所期於陛下者不忘恢復之念常為恢復之謀仰順天心俯鑒人事度德量力觀釁而動不敢輕舉而易發也今恢復之勢已張恢復之名已正凡平日獻議之人以謂恢復之功可跂而待乃欲旋幸二浙偷安目前自為退縮削弱之計必以陛下為不孝不悌之主以臣為不忠不義之人夫不孝不悌之名固陛下不可受而不忠不義之罪臣亦安敢當之此議論之臣他日必不見貸者臣所謂欲議回鑾亦不可也蓋一動移之間

便有强弱之勢不可遽也嗚呼採虚名忘實利張虚聲受實禍其利害為如何而浮言易動主聽易揺使任責者難於致力而天下之事所以易敗而無功也今為陛下計唯是委任羣臣不責近效俾盡前日措置之策必取今日規模之利用副陛下孝悌之心不難也如臣怯懦愚闇實不足以及此人有能不能前日之規模措置臣之所能也今日之規模措置非臣之所能也不强其所不能古人所取也今以不能之事責人以必能其人

殺身不顧也赤族不恤也其如國事何進讀帷幄雖不預國論萬一陛下諮訪見及臣之所言不過如此其言非今日之宜則其人難語以今日之責矣然則何所用之臣所以不避雷霆之怒仰干斧鉞之誅披寫血誠控告陛下誠不敢愉悅取容以欺聰聽耳伏幸察臣哀切之懇曲垂惻隱之仁恢廓網羅保全腰領投之於無用之地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奏曰右臣伏聞朝廷已命

翁彦國經理建康以備廵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
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為萬一之備或有不得
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實恃大
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
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
勢抗魏制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吕蒙因之以破曹
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為太守
故蘇峻之亂卒賴其效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為意

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為一道觀察嘗委以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為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無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畧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為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為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

潛脩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為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為帥藩宿以重兵以為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匹夫願自竭以冀秋豪之補不敢以犯分為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上宮室議曰臣聞

古者帝王宫室之制不盡載於經而畧見於周官與禮為門者五為朝者三為寢與宫者皆六所謂五門者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臯門先儒謂王城之門庫門次之宗廟社稷其内雉門王宫之門故旁設兩觀此五門之别也所謂三朝者曰外朝曰内朝曰燕朝周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凡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三公皆有定位是為外朝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大右皆有定位是謂内朝太僕掌

王之服位王眡治朝則前王位而退入亦如之是謂燕朝禮玉藻言王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內寢聽政先儒謂外朝在庫門之外凡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外凡日視朝見羣臣則御之燕朝在路門之内凡日退而聽政則御之此三朝之别也所謂六寢六宫者先儒以周官宫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言謂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内而六宫王后之居又在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宫之制也秦漢而

下沿革不同即唐之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内朝也以紫宸爲便殿謂之閤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日御正衙見羣臣謂之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即喚仗入紫宸謂之入閤至五代其禮寖廢常參不復日見羣臣惟大臣一朝便殿而已後唐明宗即位始詔百官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本朝因唐之舊參酌古制更爲增損今汴都南薫朱雀門宜爲古之雉門以大慶殿爲外

朝故歲旦大朝會則御之而其門即應門也以文徳殿為内朝故月朔合六參官入見則御之而其門即路門也謂之過殿其旁設東西閤門則倣唐制以紫宸垂拱為閤也遇朔不過殿則喚仗入閤而御紫宸與望及五日百官一起居皆御之以垂拱為燕朝則日御以聽政蓋相仍唐室舊内増修不得不然今陛下既以建康為别都則視周洛邑與汴京歲大朝會見百官御大慶月朔過殿御文徳望與六參御紫宸日御垂拱此四殿有

不可闕而忌前不坐垂拱與吏部引見選人軍頭司呈試武藝等本朝所增蓋又有崇政後殿講筵有邇英殿亦不可廢此典禮所在將以垂後經遠固宜參備端門亦當增為三門以正天子之禮則朝羣臣蒞四夷賦政出令行禮正名上擬洛邑次不失祖宗之意若夫高下之度廣狹之數則先王初不為定制各視時而為之商之重屋堂高三尺周之明堂堂高九尺若禹卑宮室則夏之世室其高一尺而已其高下固不等也周之路門

不容乘車之五箇為丈有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箇為二丈四尺其廣狹固不同也恭惟陛下以寬仁信兆民以惇朴先天下聖志固自有定今宮城之内其地有限若有司推明德意但取典禮所不可廢者而不為觀美則與其大而有闕不若狹而能備惟六寢六宮在内中周禮既不詳祖宗成法見於汴京者因時便宜當出聖裁非臣所敢及謹昧死上宮室議伏惟陛下垂意採擇

夢得又奏繳行宮圖并宮室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

子備奉聖旨以本府行宫昨縁臨時修葢不如法及百司等屋宇亦因旋行脩造致多茍簡専委臣相度措置立定規摹畫圖繳進逐旋如法營葺務要可以經久臣衰陋不材謬蒙重寄實非所能任承命震恐不敢輙辭退考之古昔周文武既定都於豐謂之宗周至成王欲宅洛邑乃復營之謂之成周亦曰東都以為四方道里遠近之中使朝覲貢賦取均焉及宣王遭犬戎之難㑹諸侯於東都選車馬備器械因還以居周遂中興則有

正都有別都自周而然也晉重耳敗楚城濮迨齊小白正天下之義合諸侯於踐土周襄王廵守臨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魯僖公朝于王所而左氏記重耳作王宫於衡雍則天子廵狩亦作宫焉然洛誥稱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有郊有社庶邦冢君皆在則别都之禮宜畧與正都同而廵狩之宫止以朝見方岳則宜從約也今陛下廵幸東南臨安葢廵狩之宫而以建康為别都則車駕未即還汴建康行宫受朝四方賦政出令視臨

安宜有當增備者孔子頌禹之德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宮室雖在所備要以不侈大而卑為美漢高祖入關命蕭何治未央宮見其壯麗而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世以高祖為賢晉孝武時宮室弊壞謝安脩之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後世譏焉恭惟陛下宏濟艱難聖猷恢遠勤儉之意天下聳聞臣頃者獲侍清光親所目擊雖服食器用之間有臣庶不堪者陛下皆安之今中原初定漸圖經

理始用成周之制因時便事營創別都以興王業臣愚
敢不上體聖志無費財無妄役無擾民參酌古今典禮
所必不可闕者然後為之惟是今宫室地步昨來營繕
禁中與外庭分擘去處參差不齊若止據見在地步相
度即偏曲窄小其合添殿宇官府等難以安排若欲參
備以為經遠持久之計則須有禁中空地那融去處非
臣所敢專決今先次各草立規模措置畫到圖二本各
行貼說并臣參酌古今典禮沿革制度撰成宫室議一

篇頭連在前同共繳進伏望聖慈取自睿斷行下付臣重具定本進呈所有圖内增添殿宇官府移改安排事理及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與内外防守利害合奏稟事各别具劄子畫一開陳臣學術淺陋思慮不遠聞見不廣無以仰稱陛下委使之意塵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又奏營葺行宫制度畫一劄子曰臣遵奉聖訓先次草具到營葺行宫圖二本并宫室議一篇繳進所有

圖內參考古制所當增添殿宇官府事理幷那融禁中
地步丈尺數目及宮城外門制度合詳具奏稟令具畫
一開陳下項一周官王國皆旁為三門此天子之制也
蓋五門皆取正中一門名之其旁又為兩門通為三門
至雉門為王宮之門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則又有象
魏設於門之左右謂之兩觀亦或謂之闕諸侯則不得
備三門而無兩觀故獨魯以周公之賜得有兩觀則新
作南門與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書於春秋今行宮但因

建康府舊制爲兩門其上增展門屋九間而已此諸侯之制也恐非典禮今打量舊城兩門各闊一丈七尺其兩間相去有地步六丈若於中間就開一門即不須改作可就立三門門前東西仗舍各有地步可以增設兩觀一行宮見今有朝殿一所并兩廊屋其朝殿兩柱已損爛中空見行計置脩換其餘廊屋等並多損漏逐時八作司不住檢計補葺未嘗有虛日今契勘宮城内地步東西南北相去各一百九十餘丈東除去年淮西宣撫

使張俊展套新城五十餘丈南北内教場五十餘丈皆屬禁中在外東西相去止有九十餘丈南北自朝殿至宫門雖有九十餘丈其西面却有禁中曲尺侵過地步除外南至宫墻止有四十餘丈東面内東門小殿外即是禁中墻直至舊凡筵殿後其南自舊凡筵殿至宫墻亦止有二十八丈五尺今来若以朝殿為正就移向南為大慶殿却以其後基地蓋紫宸殿於紫宸殿西通禁中曲尺侵過地内蓋垂拱殿與紫宸殿作一排其前蓋

文德殿即可畧倣汴京舊制其那融禁中舊曲尺侵過
空地西五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其垂拱殿西止有十餘
丈一內諸司及內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
士院職事皆在內庭汴京並於皇城內建置其往来通
行路皆有門為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守則為
行廊令行宫除內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
連接外其御厨御藥院翰林司入內內侍講筵所等並
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省樞密同為一省與學士

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别門内東門小殿東及内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築墻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接連空地創建行廊一條直徹内教場東墻即其南餘剰地可以依倣汴京舊制減損作兩省樞密學士院東面將小殿東舊墻改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厨等緊要應奉局次二項不惟可以略備所添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八定

殿基通南面空地直至宫墻可以建置内藏庫等凡經由行路並可度要㑹處創立别門其東面改作廊須那融過禁中六七丈一　祖宗舊制崇政殿邇英殿皆在皇城東北内崇政即講武殿蓋試習武事之所應軍頭引見司呈試武藝及忌前不坐前殿吏部引見選人等皆坐崇政殿講筵則坐邇英殿今宫城東北别無空閑地步其西北内教場射殿逐時引見諸軍乃祖宗講武之意若就為崇政殿即其後空地可以就建邇英殿若其

地不可挪融垂拱殿西改造行廊内禁中亦有空閒地步可以脩建縁事並屬宫禁非臣所得干預不敢擬定

右具進呈

章誼乞於臨安駐蹕上奏曰臣竊見東南四五月間地氣蒸潤渡淮而南土多鹹鹵尤更卑溼今來千乘萬騎駐蹕之所宜擇形勢爽塏之地雖回鑾汴京固已戒期然暑暍方興理宜少緩臣契勘臣所管杭州東南俯瞰大江西攬湖山之秀北通大路引漕江淮荆湖之物通

徹川廣京東京西諸路比之鎮江常州蘇湖等處特爲雄大自頃錢氏有國寂不被兵近年雖遭方臘殘破陳通攘據皆藉國威靈旋即収復魚之州廨官舍稍稍寬宏道路城郭亦易脩治水泉甘香民不病暑咫尺閩越山川鞏固方茲首夏届辰如蒙鑾蹕南路鷁首神舟以時順動長河如帶無風濤之恐鞍馬暫休無箠策之勞比之淮南地勢高爽實可以揮却炎暑蹔駐六師臣與本州官吏不勝拳拳瞻望之誠伏乞宣示宰執相度施

行

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廼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

修㢸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劒閣魏有成皐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

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隆興中起居郎胡銓上建都疏曰臣聞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

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茍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故臣嘗論之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項羽不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王郎不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

下也世祖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此兩漢存亡之決婁敬邳彤可謂社稷之臣矣臣竊觀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酖毒之危地也安處錢塘是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民之謳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冒瀆天聽不

勝激切屛營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